

名家简传书系

MING JIA JIAN ZHUAN SHU

XI

◎ 戴光中 著

赵树理

5.6

2/1



中国华侨出版社

● 文学大家简传书系

赵树理

戴光中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赵树理/戴光中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8

(名家简传书系/李犁耘主编)

ISBN 7-80120-119-1

I. 赵… II. 戴… III. 赵树理-传记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5363 号

● **名家简传书系**

赵树理

主 编/李犁耘

著 者/戴光中

责任编辑/吕 莺

装帧设计/李呈修

版式设计/林 达

责任校对/秦 真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

印 刷/北京市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25 字数/140 千

版 次/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

邮政编码:100028

东里 77 号楼底商 5 号

ISBN 7-80120-119-1/K·15

定 价:9.4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得意	(1)
第二章	抉择	(16)
第三章	彷徨	(29)
第四章	转折	(41)
第五章	呐喊	(55)
第六章	崭露头角	(71)
第七章	根深叶茂	(82)
第八章	独步文坛	(96)
第九章	进京	(112)
第十章	回乡	(124)
第十一章	“神经病”	(136)
第十二章	再认识	(152)
第十三章	“死于《十里店》”	(168)
第十四章	“社会自有公论”	(181)

第一章 得 意

在苍茫太行山的主峰处，有一个人口不足十万的“蕞尔小县”——山西省沁水县。赵家就祖祖辈辈居住在该县东南方的武安城。沁水县七山二水一分地，人稀土瘠，地僻岩深，山无珍奇之产，水无鱼盐之利。但据县志记载，“沁固彬彬文物之邦也，山川秀气萃于斯文，鸣珂曳佩之士接踵相望，制科以来，甲第蝉联，后先辉映。”其中便有赵树理的高祖钟恩、钟勋兄弟。他俩一个弄文，一个习武，经过若干年的寒窗发奋，终于在那“乾隆盛世”分别挣得了太学生和武举人的花翎顶戴。可是，不知何故，这两个新贵却跑到与武安村隔河相望的尉迟村去大兴土木，各自建造了两进三层有数十间房屋的官宅，座北朝南，黑漆大门，这在偏僻的山村里，俨然一家显赫的门庭了，人们尊敬地称之为“东院”、“西院”。

韶光流逝，斗转星移，……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赵树理的祖父忠方公长大时，这个家庭衰败中落了。他不独成了令人

既珍重又忧虑的单丁，而且，尽管颇通文墨，却与功名无缘，屡次应试都名落孙山，连个秀才也没有捞到。

光绪初年，一场千古罕见的大旱灾，席卷了上党大地。红日当空，寸云不生，了望原野，遍地不毛。赵忠方不得不穿上短衣，跟随同乡到河南商丘县的一家杂货铺当伙计去。好在山西人素来善做生意，为时不久，他就薄有积蓄了，使一家老小在这大灾之年免于饿死。这样的生活，直到1884年，他的第四个妻子生下了第一个儿子——也是唯一的一个时才告结束。那一年，刚好是赵忠方的“而立之年”，三十得子，使他欣喜欲狂。于是他毅然结束了很过得下去的商贾生涯，回归家乡。

但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赵忠方是独生子，儿子赵和清也是独生子，而第三代的第一个，竟然是个女孩子。气得这个乐善好施的赵忠方拼命虐待儿媳妇，他不能不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忧心忡忡。如果赵家从此绝后；他将何颜去见九泉之下的列祖列宗啊！因此，1906年9月24日那天，当赵树理用宏亮的哭声宣告自己降临人世时，一家老少的喜悦简直无可名状，唯有感谢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上苍。神像前顿时红烛高燃，香烟缭绕。得意洋洋的祖父向跪着磕头谢恩的老伴和正在全神贯注地掐算生辰八字的儿子宣布：这新生婴儿的小名就叫“得意”。

僻远山村，大都像个小小家族，遇到了敬神的事，亲戚邻里往往大伙攒凑一份香火来陪祭，名曰“邀神”。其时又正值传统的中秋佳节，太行山上禾黍方登，瓜果皆熟。纯朴忠厚，慷慨豪放的乡亲们纷纷送来香烛和鸡蛋小米，西瓜月饼，欢庆新的生命。祝贺三代同堂，也许是这大团圆的欢乐气氛熏陶了尚在襁褓之中的赵树理吧，因而他终身热爱大团圆，认为团圆是中国人民的审美规律，甚至希望热衷悲剧的外国人也来懂懂大

团圆。

赵树理出生以后，继之而来的又是三个妹妹，她们有如奇妙的砝码，不断地增加着他在家庭天平中的重量，他成了名副其实的“得意”。全家老小对他施以过分精心的护理，竭力抑止儿童好动的天性，不准他私自越出祖传的“西院”围墙一步，只能和姐妹们进行众星捧月式的游戏，唯恐男孩子打闹戏斗，踢飞炮脚的顽皮劲会危及他的健康。这样的好心其实是十分愚蠢的。它使童年时代的赵树理长得好像一株成熟了的谷子：细长的身材看起来颇为单薄，一颗大脑袋老是若有所思地低垂着。苍白而瘦削的脸上，生着一双古潭似的黑眼睛，好像失去了儿童天真顽皮的神采。

这种不自然的过分钟爱的境遇，造成了小得意含蓄而内向的性格。他显得过于胆小，文弱，但是，他又不像类似的独苗那样既骄且横，说一不二；而是羞怯的，谦逊的。这样的品性，应当归因于家庭中浓厚的迷信色彩。

这一带形形色色的宗教会道门多如牛毛。它们各自以其荒唐怪诞的迷信仪式和来世报应的预言蛊惑百姓，广收门徒，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这种情况，由赵家可见一斑，他们所奉的宗教，便呈三足鼎立之势。

祖父和祖母所信奉的，叫做“三圣教道会”。据说此会乃白莲教的一个遗支，曾组织农民暴动，遭到官府镇压，遂改了名称和宗旨。它的精义是一锅儒、释、道三教观念的大杂烩，认为“儒重忠恕，释重慈悲，道重感应”，主张合三为一，劝人行善。其仪式也十分古怪：教徒要在桌子上排列九宫，一天烧香四次，必须常年吃斋，不食荤酒，否则要犯咒语，受到惩罚。赵树理自小接受祖父的教育，是个非正式教徒，故而到二十岁尚不知肉味，体内的动物脂肪等于零，落下了一副单薄的体质。

母亲王金莲及其娘家则是“清茶教”的虔诚信徒。这个怪道门的渊源已无人知晓，但其蠢无比的教规，赵树理在半个世纪之后还记得清清楚楚——“神在柜中，柜中放两半盒清水，清水上放筷，平时不开。教徒不用烟酒葱蒜。每天检查一次水缸，缸里若有什么东西，如蜘蛛等，认为是得罪了神。柜里的筷子受到震动开了叉，也认为是得罪了神”。

父亲赵和清，却是彻底迷信传统的阴阳卦术，能卜会算。抬手动脚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他是《小二黑结婚》中二诸葛的原型人物。

这类宗教会道门大致分为两派，一派是带有政治色彩、反抗意味的秘密团体，另一派则是所谓“纯良”的“善教”，不牵涉政治，专门行善施福，助人为乐。赵家鼎足而立的三种教派所以能互不干扰，相安无事，大概就因为他们尽管各有教义戒律，但在“善”字上有着共同的语言，所以不必像洋教徒那样，一个家庭只容得下一种宗教。

在这种浓得化不开的迷信气氛中，赵树理不耳濡目染，深受陶冶便是怪事了。在他六岁时，祖父为他开蒙的读物，正是不伦不类的“三圣教道会经”。接着，父亲也向他传授天干、地支、五行、八卦、六十四卦名，进一步便要他学习《百中经》、《玉匣记》、《增删卜易》、《麻衣神相》、《奇门遁甲》、《阴阳宅》等算命先生的经典著作。父亲拼命往这小小的脑门里填塞玄妙的奇谈怪论。但事实证明，这反而促使他日后成了一个最坚决最彻底的反封建迷信的斗士。不过，这种教育也决定性地培养了赵树理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品质。

在祖父的亲自指导下，童年时代的赵树理非常热心地用一种土办法来记录自己的善恶之行：做了好事就往一个罐子里放白豆，做了坏事放黑豆。比如，修桥补路放三颗白豆，掩埋尸

体放两颗，敬惜字纸放一颗，坏事则除损人利己外，大都是封建迷信的不忠、不孝，不洗手就在祖宗牌位前上香之类。在赵树理的小罐中，白豆总是比黑豆多。它们使赵树理不知不觉地从溺爱中自拔出来，避免了骄娇二气，并且潜移默化着他的品性，使他得以终生保持乐善好施的习惯。他的儿子二潮记得，哪怕在倍受摧残，行动失去自由的晚年，他也忘不了做些力所能及的好事。比如，路上碰到一块绊脚的石头，定要设法搬走，以免别人再绊倒；遇见一个拖着鼻涕的小孩，便会掏出手绢替那个莫名其妙的孩子擦去鼻涕，有时还给素不相识的拉屎的孩子擦屁股，他的身上总是带着空烟盒。

当然，对于六岁的儿童来说，这种教育史上没有先例的开蒙读物实在太深奥，太晦涩了。而且没有用处，于是祖父改换教材，开始讲授《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并且给小得意起了个旗帜鲜明的大名——树礼。

在这地僻岩深的山沟里，人们与世隔绝，过着简单而闭塞的生活，很少有人走出过二十里路。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几乎毫无文化生活可言，唯一能调剂人们精神的，只有村里举行敬神活动时，偶尔请来的上党梆子戏。

迷信成风的沁水县，每村都有个掌殿之神。但尉迟村与众不同，供奉的不是神，而是唐朝的开国大将尉迟恭。相传这位赫赫有名的军人秉性忠直，因不屑向残暴的李渊摧眉折腰，甘愿抛弃高官厚禄，到这个荒僻的小村隐居，用漫山遍野的柳条编制簸箕，靠自己的双手来维持生计，并把这种手艺传授给村

民们。^①他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品质，得到了村民的高度赞赏。人民为了纪念这位保国忠良，特地将原来的村名“吕窑”改为“尉迟”，并建立“尉迟庙”作为本村的神庙。毫无疑问，这种高尚的乡风也陶冶了赵树理的性格。

每当演出酬神戏的时候，全村的百姓都要忙碌起来。因为他们的文化娱乐、精神生活委实太少、太贫乏了，所以其隆重性并不亚于过节，娶媳妇。当戏班子出现在村边大路上时，早就翘首以待的孩子们，首先呐喊着蜂拥而上，一路欢蹦乱跳地把他们引到尉迟庙里的官房去歇息。不一会儿，村里的社首接踵而至，热情地倒水递烟，恭敬地嘘寒问暖，紧接着，伙房里的风箱也“嗯哒嗯哒”响起来了，白面剔尖、拉面，葱花、姜末、酸咸辣麻五味俱全，给予山区小村的最高礼遇。平日冷冷清清的尉迟庙，这时要挂起六七十个宫灯，摆摊的小贩也都来了，什么当街垒霸王灶支油锅的，摆矮桌小机子的，干鲜瓜果，熟食小吃，应有尽有。家家户户也碾米磨面，梳洗打扮，还要邀请外村的亲戚朋友来共同观赏。于是，山道上就会出现络绎不绝的毛驴，上面坐个穿红着绿的小媳妇，一条汉子在旁边跟着。……全村上下，热闹非凡，一派欢乐的气氛。

这地区演戏的习惯是每日两场，而观众的习惯是一场不拉，但他们大都并不专心看戏。平素很难凑到一起的大人们，又忙着谈笑叙家常，又忙着吃零食水果，孩子们则像野马似的满地乱跑。可是小得意却不然。演戏，对这幼稚的心灵具有莫大的吸引力。他早早就扛上板凳，拉着妹妹，坐到厢楼上的栏杆前，

① 尉迟村向有“敬德会”，凡想学编簸箕者，均要入会，并须宣誓不外传技术。每年农历十月十五，他们在尉迟庙烧香聚会一次，同时展销各种柳器，当地民谣道：“编簸箕，有指望，编上簸箕能换粮，没地不学编簸箕，全家大小受凄惶。”

不管小伙伴们闹得沸翻盈天，一心只盼着帷幕快快拉开。当那为镇压杂音而敲得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一响，他就沉浸在这音乐世界了。高亢激越、粗犷豪放的上党梆子，给这个小男孩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因为看不懂戏的内容，小得意常在晚上缠着母亲，要她讲解。他的母亲是个典型的山区女子，温柔、善良、沉默，内心深处又不乏倔强刚硬之质。有一年春荒，她回娘家借粮。娘家很富，放在地窖里的粮食都霉烂成块了，却只借给她二十斤粮。从此以后，她就是饿死也不向娘家开口了。她一生中别无嗜好，唯爱念佛和看戏，尽管一字不识，却能整本整本地背诵杨家将、岳家军的连台本戏，所以她很乐意满足宝贝儿子的要求，常常在繁星满天，万籁俱寂的夜晚，搂着心爱的得意，向他絮絮地讲述山西人引以自豪的杨家将抵御外侮的故事，杨令公一家英雄的业绩，鲜明的爱憎，像烙印一样打在童年赵树理的心头，使他终生难忘。而他母亲在讲述故事时的生动与喜悦，也不知不觉地传给了他。

然而，这样的好景并不久长。1915年冬，赵树理九岁的时候，祖母病故了。年过花甲的祖父因失去相依为命的老伴自然十分悲痛，不幸伤感过度，也是一病不起。

按照迷信的说法，家中接连死人不祥之兆，定有鬼怪作祟，如不彻底清除，对于活人很为不利，再加上赵和清极端崇尚阴阳之学，所以他不惜代价，大办丧事，小殓、大殓、超度、出殡……一丝不苟地执行葬礼的繁文缛节。

这种怪诞的仪式是颇费钱财的，两次丧事使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经济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可怕的赤字——四百元大洋的高利贷。上党民谣：“借钱上利，不如卖房卖地。”从此，赵树理的家道遂由小康堕入困顿。但赵和清为了忠实执行死者的遗嘱，

也为了死撑门面，不被别人看轻，还是决定把赵树理送到本村的私塾去深造。

私塾里的学生，大都是村里的小财主或小权贵的少爷，娇宠成性，品质恶劣而又非常傲慢，根本瞧不起家境贫寒的赵树理，更糟糕的是他身材清瘦，举止文雅，体质孱弱，这使他在那些小牛犊似的粗鲁同学眼里，身价倍降，一有机会就肆无忌惮地群起欺负他，要他当差，还要他进贡——送吃的零食，“哪一次不从他们的要求，他们便集体到先生面前告状，使我挨无辜的打骂。”赵树理后来悲愤地写道，“开始也曾反抗过几次，但先生反因此认为我是最顽皮的学生，一跟别人发生纠纷，处罚便无例外地落在我头上。”

金钱和暴力的淫威，像暴风雨一样倾泻在毫无思想准备的赵树理身上，他被打懵了。他奇怪，世上的人怎么这样不讲理，这样缺乏善良、正直和同情心？不但有钱的，力大的可以随意揍他，那些跟他差不多的同学也帮着助纣为虐，甚至那为人师表的先生，也是黑白颠倒，是非不分。他感到愤恨，感到耻辱，感到不得意。他第一次经受了社会世态的炎凉，第一次尝到阶级压迫的苦辣。中伤和凌辱使孩子变得阴沉、孤独，也损害了他的健康。

不过，小得意虽然瘦弱，温和，谦逊，但骨子里却是倔强的。他自来没有奴颜和媚骨，面对强暴，决不屈服。他在私塾里反抗失败，就要求离开这座可怕的小地狱。他后来说：“这种生活，虽只是短短一年，但我觉得一刻也不能再延长，来年便在父亲面前誓死抵抗再入学校，以死来威胁父亲。父亲也不再坚持他的意见，母亲是早就被我说动了的，也帮着我说话。父亲的意见打消了，我才被这小地狱释放。”但是，在这一年中所受的种种侮辱，却在他那纯洁幼稚的童心上刻下了不可磨灭的

伤痕。他耿耿于怀，永远不会宽恕这些恶作剧的富家子弟。

1917年，十一岁的赵树理跳出私塾小地狱，进了“农业大学”。在这里，他幸运地得到了一位优秀的教师。这位教师使他掌握了两门在尔后的生活中受益无穷的手艺——农民的技术与农民的艺术，这个优秀教师便是他的父亲赵和清。

赵和清的生活经历，似乎和儿子相仿，虽然是珍贵的独苗，也终因家道衰败、早早就辍学务农了。他时年三十三岁，身高一米七八，瘦削的长脸上，两眼细长有神，下巴却丰满结实，从赵树理笔下的一些老人形象中，我们可以看出赵和清性格的基本特征：迷信透顶——“《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就是我父亲的缩影”。爱钱如命——《杨老太爷》中的主人公要儿子发财养家的心理举止跟他基本吻合。但他最突出的特征，则如那《套不住的手》中的秉正老人，心灵手巧，勤劳能干。他是个英俊而又精干的庄稼汉兼文化人。

赵和清的技术是无师自通的，可在教儿子学艺时却有一整套严格的规定。比如锄二遍地，腰必须弯到一定的度数，身子一定要斜着侧步，不许乱动脚；两手要攥紧锄把，叫每一锄下去都有准，不许让锄头自己颤动，而且一定要锄到庄稼边，不许埋住生地皮；往庄稼根上拥土，还须尽可能做到整整齐齐，三锄拥一个堆，要平顶不要尖顶。他以身作则，示范时一丝不苟，边讲边做，往往要重复十几遍，然后才让儿子动手他跟着干，以便随时纠正。

这种对于事业的极端严谨认真的态度，赵树理直到专职文学创作时，才真正体会到它的价值，当年却深以为苦。幸亏他继承了父亲的灵巧劲，很快就学了个八九不离十。两年以后，锄苗、犁地、播耩、扬场……各种农活基本上拿得起，放得下，而敬德将军传下来的编织手艺，他也干得有板有眼，剥柳皮，破

荆条，编簸箕，织鸟笼，各处关节相当在行，所以他后来经常自嘲出身于“编织世家”。

如果说，是母亲培养了他讲故事的兴趣，那么，他对上党梆子的无比热爱则是从父亲那里承继来的。赵和清其实是个“万宝全”，他不仅精通农活，又颇晓阴阳、善于测字算卦、也略通医道，常替人家号脉开方。此外，他还有音乐天才，拉得一手好巨琴，是当地农村的民乐组织“八音会”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他在教授农艺的同时，以同样的认真和热心，把自己的这一特长传给了赵树理。

上党梆子为山西四大梆子之一，流行于晋东南地区，因这地方乃古之上党郡而得名，是个流传了数百年的古老剧种。据后来成了上党戏专家的赵树理研究，这个剧种是综合了六个剧种（昆、梆、黄、罗、赚、乐）而成的。这个地方，因为是太行山的主峰所在，交通不便，不常与外界往来。因此，尚未受到城市影响，将剧中不合乎士大夫口胃的人民斗争性全都保留下来——所有的剧本中，不杀人的很少。所以他说过：“我以为上党戏的好戏是激烈、痛快，我爱这种痛快的气氛。”

孩提时代，赵树理便是一个热心的小戏客，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丰富，他对戏中人物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逐渐理解。又在父亲的悉心指导下，学会了各种乐器和曲调（八音会的乐器和上党梆子完全一样，上党梆子的曲调在八音会里大量存在）——特别是后来又掌握了打鼓板的艺术（鼓板是指挥其他乐器的，要掌握全剧的缓急节奏，因此打鼓板的往往要把唱白、台词全部背诵下来）——他对这一粗犷豪放、具有浓郁的山野风味的剧种的热爱与日俱增，最后到了心醉神迷的程度。“只要方圆十里，八里有戏，我总要跑去看得端了老鼓才罢休，趁天明回来上地劳动，一天到晚不觉得累人。”他的一个老战友到八

十年代还清楚地记得：“在他看来，天下最好听的戏曲就是山西梆子了。山西梆子又以上党梆子最来劲儿，北路梆子、南路梆子、中路梆子都不行，就数上党梆子好听。你说上党梆子不够味儿，他能跟你拚命，非叫你服了不可。说着说着就哼哼起来，连唱带比划的，拿手指弹着装烟末的小铁盒当鼓点，嘴里响着锣鼓家什，一个人唱起一台戏来……”^①他还养成了一个不可更改的习惯：两手一有空闲，就往任何能发出声响的东西上敲打上党梆子的鼓点。

赵树理与“小字辈”们的过从也日益密切，每逢下雨天或冬季的夜里，就跟他们一起来到村里的“东头院”——那里住着一户姓吕的农民，弟兄四个，都是民间音乐爱好者，保管着“八音会”的乐器。——操起乐器吹打起来。不打不唱的时候，他们就前朝五百年，后朝五百年，东家偷人，西家养汉地飞短流长，谈天说地。但更多的则是绘声绘色地嘲笑土财主的贪婪吝啬、惟妙惟肖地模仿狗腿子的奴才相。庄稼汉的土话俚语，未经斟酌脱口而出，生动、粗犷、铮铮作响，俏皮机灵得活像深山里的猴子，时时引起哄堂大笑。有时候还给对方起个恰如其分的外号，贴切得跑到天涯海角也摆脱不掉。

这样的漫谈，对于未来的语言艺术家是多么珍贵啊——“这就是我的初级的语言学校！”赵树理一字不漏地倾听着、观察着，铭记在心。他对于农民语言的异乎寻常的敏锐感觉，迅速地发达起来了，那种幽默诙谐的谈吐，也在这时开始形成了。还有那起外号所必需的明确的判断力和表现的才能，他也有所造就。

赵树理爱去的另一个地方，是“东头院”东北方的两孔古

^① 华山：《赵树理在华北新华日报社》。

石窑。那窑洞破旧不堪，门窗俱毁，却是个熙来攘往的喧闹的住所，因为它没有主，吸引着许多背井离乡的外出逃荒的农民。他们缺衣少食，贫无立锥之地，能有这样一个可以暂避风雨的地方，真是上上大吉了。在窑外的空地上，还有一株根深叶茂的大核桃树。那些饱经风霜、见多识广的人们，便常常聚坐在核桃树下，或报告本村的最新消息、四乡的奇闻逸事，或交谈大致相似的灾难经历，各地奇异的苛捐杂税，或轮流讲述好像永远讲不完的民间传说、奇闻笑谈。

但在封建宗法制的中国农村，这些外来户是最为苦难的阶层。他们备受歧视，种最坏的土地，交最重的租税，而且永远抬不起头来，比最穷的本地人还要低一等，像张铁锁那样为了一棵自己的桑树而被地头蛇逼得倾家荡产的事情时常发生。所以本村的在地户不论老小，没事绝不到核桃树底来闲坐，孩子们偶尔去那儿玩一玩，大人知道了往往骂道：“下流东西！明天就要叫你到核桃树底去住啦！”可是赵树理却不怕这种恫吓，他万分喜爱这些有趣的故事，有味的语言，对于他们不幸的遭遇更是充满了同情。后来，在《李有才板话》中，他以这些人为模特儿，塑造了老槐树下的“老字辈”人，在《李家庄的变迁》中，通过张铁锁的冤屈，描写了外来户在封建宗法制农村的苦难。

就在这贫困的底层，少年赵树理吸取了对抱屈受苦的人们的热爱，对他们所遭受的残酷迫害的同情，以及对地主、对统治阶级的强烈憎恨，同时也熟悉了农民的思想和感情方式，他们的家庭和社会生活，他们的关系和风俗习惯。“他们每个人的环境、思想和那思想所支配的生活方式、前途打算，我无所不晓。当他们一个人刚要开口说话，我大体上能推测出他要说什么——有时候和他开玩笑，能预先替他说出后半句话”。

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为现代中国的历史揭开了悲壮的一页，也使赵树理的生活史出现了新篇章。1920年，沁水县破天荒第一次出现了非私塾形式的洋学堂。其中的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建立在离尉迟村二十里的端氏镇。

不过，纵然是“五四”产物，是富国强民的新式学校，敢于问津的学生也寥寥无几，因为沁水的老百姓委实太穷了，这里“山不产货财，水不通舟楫，人鲜盖藏，强半糊口于外”，谁还有读书识字的奢望呢！惯于强迫的当局，一见百姓如此“缺乏爱国心”，不禁勃然大怒，竟以行政命令向各村下达学生指标，实现拉伕式的招生。经济地位尚属小康的赵树理家，自然成了义不容辞的强征对象。于是，赵树理的人生道路发生了又一波折。他恋恋不舍地向亲爱的放牛娃、可爱的小毛驴和衷心喜爱的“八音会”告别，重新背起了阔别三年的书包。

但是，赵树理的小学生活并不愉快。他的同学，乃是私塾同窗的扩大，那些养尊处优，颐指气使的小地主或小富翁，习惯于用钱财的多少来评定一个人的价值。于是赵树理又倒了霉，在他们的眼角里，他的寒酸衣食真是课余饭后开心取乐的绝妙谈资。在上学的第一天晚上，同村的两个富家子弟就指着他的破旧被褥挖苦道：

“把你的‘尿布’铺上吧！”

“哈哈哈哈哈！”屋里充满了轻薄的嘻笑声。

这种轻蔑的态度和污辱人格的嘲笑，深深地刺痛了赵树理的自尊心。他是倔强的，绝不愿低三下四，曲意奉迎；去讨取这些纨绔子弟的欢心。他以沉默来对抗侮辱，从来不和他们一起玩耍，常常独自一人在教室里温习功课，决意在学习上压倒这帮混蛋。这使他的性格更加内向，孤独，并且产生了一种以